

雨润并州风景美

张秋生



太原美景 李虹摄

4月8日,太原迎来了一场温润入心的春雨。晨起天色微阴,却无夏日乌云压城的沉郁,也无秋日寒雾笼罩的萧瑟,只几缕微凉的风轻拂街巷,偶尔飘下几点细雨,落在肩头,便牵出整座城市对甘霖的殷殷期盼。走在上班路上,春风拂面,清爽宜人,心中藏着一份静待雨至的温柔,仿佛一场雨落,便能唤醒沉睡已久的满城春意。

午时,绵绵春雨如约而至,如丝如缕,如烟如雾,悠悠洒向并州大地。这场久违的甘霖,落得轻柔,却满含惊喜,洗去了连日的干燥与尘嚣,也润透了人们的心田。杜甫笔下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的诗意,在这一刻,铺展开来。细雨无声,却让整座城市瞬间漾起温柔的生机,让人满心欢喜,暗自赞叹。

漫步杏花岭区太白龙苑,雨中的小区愈显雅致清幽。

空气里浮动丁香浓郁的芬芳,令人沉醉。望着雨中含苞轻展的丁香,不禁想起李商隐“芭蕉不展丁香结,同向春风各自愁”的诗句,往日心头淡淡的愁绪,也在这场春雨里悄然消散,只余下满心的安然与惬意。道路两旁,槐树抽出嫩蕊新芽,点点新绿缀满枝头,身姿挺拔,静静守着一方安宁。楼宇间的绿化带错落有致,鲜嫩葱郁的冬青如碧墙,整齐舒展;青松挺立,柳丝轻摇,桃花灼灼,苍劲的枣树与花椒树相依相偎,枝叶在雨中舒展生长,层层叠叠,生机盎然。春的气息扑面而来,让人心旷神怡,宛若置身一方清幽的春日小园。

小区小广场上,雨水积成浅浅水洼,不见往日锻炼的人群,单杠、健骑机、腹肌板等健身器材静立雨中。经春雨轻轻涤荡,褪去了喧嚣,多了几分宁静温润。湿漉漉的地面倒映着树影与楼影,水光朦胧,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改衣服的快乐

旭娇

孩子就像春日里拔节的禾苗,不知不觉间,就蹿出一大截。前一季还合身的衣服,不过短短数月,袖口短了,衣身窄了,一件件质地柔软、款式耐看的衣物,只因尺寸不合,便被搁置在衣柜深处。看着这些并不算旧、价格也不菲的衣服,总觉得弃之可惜,思来想去,我便从网上入手了一台小型缝纫机,开启了改衣的小日子,也在一针一线中,收获了别样的快乐。

起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对着零散的面料和崭新的缝纫机,难免手忙脚乱。穿针引线、调节针脚、摸索缝纫的手法,看似简单的操作,实操起来处处是小难题。可看着眼前一件件被孩子穿得瘦小的衣物,心底的热爱便压过了笨拙。那些穿着紧绷的卫衣、短了一截的长裤、略显局促的外套,都是孩子朝夕相伴的旧物,藏着无数温暖的日常,我总想着,要让它们以新的模样,继续留在身边。

最先动手改造的,是孩子穿小的纯棉卫衣。柔软的面料依旧亲肤,只是衣长短了两三寸,套在身上露出一截腰腹,再也无法穿出门。我翻出家里积攒的同色系花边布料,量好尺寸,细心地在卫衣下摆接上一圈精致的花边,再用缝纫机稳稳地缝好。原本短小的衣服,瞬间多了几分灵动俏皮,长度刚刚好,摇身一变成了一件全新的款式,孩子穿上身,欢喜地转了好几个圈。还有那些裤脚短了的牛仔裤,我便在裤腿处拼接上浅色牛仔布,或是缝上可爱的卡通贴布,长短合适的同时,平添了几分童趣,旧裤子瞬间焕然一新。

对于那些实在没法再改作衣物的小衣服,我也舍不得浪费,索性改成了小巧的垫子。把衣身平整的部分裁剪成方形,内里填上蓬松的棉絮,再用缝纫机细细锁边缝合,一个个柔软的小垫子就做好了。有的印着孩子喜欢的卡通图案,有的是温柔的纯色,摆放在沙发上、餐椅上,既是实用的小物件,又满是家的温度。看着这些由旧衣改造而成的小物件,原本的惋惜变成了满心欢喜,原来用心对待,寻常旧物也能焕发新生。

周末闲暇时,我会坐在窗前,摆弄着这些旧衣物,踩着缝纫机的踏板,听着针线穿梭的“哒哒”声,内心格外安宁。没有匆忙的催促,没有琐碎的烦忧,只专注于眼前的布料与针线,将心底的温柔,一点点缝进每一针每一线里。改衣服的过程,更像是一场与时光的温柔对话,看着一件件旧衣在手中蜕变,从不合时宜的闲置物,变成实用又好看的新物件,心底满是成就感。

这份快乐,不是源于节省了多少开支,而是藏在用心生活的细碎美好里。孩子的成长匆匆而过,这些旧衣物,有他成长的点滴印记,是童年最真实的见证。通过改造,让这些印记得以留存,让旧物发挥新的价值,更是把对孩子的爱意,缝进了每一件改造好的衣物、每一个柔软的垫子里。

孩子渐渐长大,旧衣越来越多,可我改衣的兴致却愈发浓厚。一台小小的缝纫机,一堆看似无用的旧衣物,拼凑出了平淡日子里的小确幸。改的是衣服,续的是温情,收获的是用心生活的快乐。原来幸福不在远方,就在这一针一线的专注里,在旧物新生的惊喜中,在陪伴孩子成长、用心经营生活的点滴时光里,平淡且温暖,绵长又珍贵。

丁香花开

桂荣伶



那一树树繁花,这份深情,在我心中独一无二。退休之后,踏入大院的次数渐少,丁香花香也渐渐淡出了日常记忆。直到一个暮色渐浓的夜晚,我漫步途经市政府门前,晚风拂面,忽然一缕清润淡雅的香气,悄然钻入鼻息。不浓不烈,却格外熟悉,清而不淡,雅而不俗,一瞬间便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我心头猛地一动,是丁香,是大院里的丁香花开了。

丁香从不声张,总是先以香气报春。不等你看见枝头繁花,那缕熟悉的幽香便先一步飘至门前,漫过街角,轻轻唤住过往行人。它不像别的花香那样张扬热烈,而是幽幽的、绵绵的,带着几分沉静,几分温柔,在夜色里缓缓流淌。闻着这熟悉的味道,往日在大院工作的一幕幕瞬间涌上心头,惊喜与感动交织在一起,久久不散。

这缕花香,不仅是春日的气息,更是岁月的回响。它带着我熟悉的温度与记忆,温柔地提醒我,这里曾是我朝夕相伴、耕耘半生的地方,那一树树丁香,早已不只是花木,而是刻在岁月里的陪伴,融在时光中的情怀。

一次偶然路过,便是一场温暖重逢。花香牵引着思绪,让我再次走进熟悉的大院,拍下繁花倩影,写下一段心语,发在朋友圈与友人共赏。字里行间、光影之中,皆是剪不断的情愫,与独一无二的芬芳。

丁香不语,暗香如故。这朵开在春风里的花,早已深深植于我心,岁岁年年,永不凋零。

晋阳湖逮“鸟”记

郝妙海



晋阳湖水域的鸟儿们

清明时节,春和景明,晋阳湖畔风光怡人。年届八旬的我,每日与老伴相伴漫步湖边,走走坐坐,早已成了雷打不动的日常。

那日,我们从晋阳湖北三号门入园,走过沙滩浴场,向南方约二三百米,湖岸顺着伸向远处的河沟向西弯折,形成一处小巧的三角港湾。甫一驻足,便被湾中戏水的水鸟吸引;它们时而悠然浮游,来回穿梭;时而猛地扎入水中,转瞬无踪,片刻后又在不远处破水而出,灵动鲜活。我心头一喜,忙拉老伴在长椅上坐下,掏出手机,静静定格这些可爱的瞬间。

这群水鸟里,两只鸟儿尤为亮眼,也是我近期常在此处遇见的“老熟人”。它们脖颈修长挺拔,背与后颈羽呈温润的棕褐色,前胸与前颈却洁白如雪,最别致的是头部:脸颊与尖喙构成利落的三角,头顶一撮红褐色羽冠向后舒展,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这两只鸟宛如默契的舞者,时而分聚,时而相向,或携手潜入,或并肩浮出水面。两两相对时,活像亲密情侣低声私语,全然不顾岸边的镜头,自在又温情。我不停按下快门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动人的瞬间。

目睹两只鸟儿游向湖心,渐渐化作点点黑影,我才继续前行。跨过河沟木桥,便至“樱花双堤”,沿东堤漫步,长堤伸入湖中,在西侧隔出一片湖外湖。堤东是浩渺湖面,放眼望去,远近水面皆有水鸟嬉戏,生机盎然。正行间,老伴忽然轻呼,指向堤西:“快看!是不是去年见过的那种鸟?”我抬眼望去,五六只黑色水鸟在残荷间穿梭,头顶那抹光滑的白色角质突起,正是我们去年结识的白骨顶。

与白骨顶的缘分,始于去年盛夏。彼时湖外湖荷花绽放,我们沿堤赏花,忽闻一阵“叽叽”的雏鸟般鸣叫,循声可见几只水鸟在荷花间隙的浅水中啄食水草,头顶的白色尤为显眼。我们随手抛去草叶,它们竟扑棱着游来,叼起又吐掉;隔日带面包前往,小家伙们毫不怯人,在水面边争抢边啄食,憨态可掬。如今春暖花开,它们重返这片水域,足见对晋阳湖的喜悦。

太原渐高,我们在堤南长椅上稍作歇息便返程。湖面微波荡漾,波光粼粼,时有飞鸟掠空而过。老伴怂恿我试试抓拍,我明知手机拍飞鸟不易,却还是对准镜头连拍,没想到竟真“逮”到了几只飞鸟的身影,虽距离稍远,却满是惊喜。

回家后,我精选18幅照片,以《晋阳湖“逮”鸟》为题发至朋友圈,很快收获众多点赞与互动,爱鸟的朋友还向我打听鸟儿的踪迹,满心都是分享的喜悦。

如今的晋阳湖,水域广阔、芦苇茂密、花木繁盛,游人闲适不喧闹,早已成了鸟儿栖息嬉戏的天堂。荷塘里有野鸭游弋,芦苇间有苇莺鸣唱,枝头有白头翁、斑鸠停歇,白天鹅、黑天鹅也翩跹而至。越来越多的鸟儿在此落脚,为湖畔增添无限生机,也让我的湖边之行多了“逮”鸟观鸟的别样乐趣,四季前来,皆有收获。

这份“逮”鸟之乐,是邂逅自然生灵的恬淡欢喜,是晚年生活的悠然惬意,既可意会,亦可言传。愿这方水土,能留住更多飞鸟,也盼更多同好共赴晋阳湖,共享这份自然闲情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小记《诗余小辑》

刘小云

清明节前的那个夜晚,印刷厂小陈迎着打脸的凉风,送来她为我精心设计并印制好的新书《诗余小辑》。

这本书,与我之前的几本小说和散文集大不一样,手掌般大小,可以装到口袋里。封面设计清幽淡雅,透出花香,惹来蜂蝶,书名下言明,刘小云填词大学堂作品集,收有155首词作,一页一首,连同目录、前言和后记,也就170余页。

《诗余小辑》这个书名,是我填完最后一首词之后,脑海里蹦出来的几个字,诗余,南宋以后,文人普遍以“诗余”用作词集名称,是词的别称,指由诗发展而来并被视为诗之延伸或余续的一种文学样式。能填155首,结集而成一本书,那不就是《诗余小辑》了?兴奋之后,我给填词大学堂的导师、山西诗词学会会长武正国先生打电话,请他给我的这本小口袋书题写书名。次日,正国先生用隶书书写的“诗余小辑”四个字出现在微信小窗,我又兴奋了,我不懂书法,却感觉到了这四个字真的力透纸背了。

为什么要请正国先生题写书名?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几年来,他一直是全省诗人学习填词的引领者,他于2021年1月1日起,用8个月的时间,在“品闲学堂”公众号连续87期刊出他的《填词三百体》,共发词调283个,词体323个,并附了他精到的札记和每个词牌的范词。那个阶段,他是迎来一场意义非凡的网络风暴,诗人们在古人与今人之间的词境中穿越、感受,先后10多位诗人始终逐期跟读,并写有40多篇评论,我用心收集并主编了《武正国〈填词三百体〉评论集》,我还写了一篇文章《又见人间词话》,发表在2022年第12期《名家名作》,有幸列入本期开篇。

从2023年1月1日起,连续3年,正国先生继续引领,在山西诗词学会开办了“填词大学堂”,一周一个词牌练笔,参加学习的人们系统研习并蹀开了一条颇有影响的“词路”,从小令到中调,再到长调,各地诗人积极参与,共计填词15万首。我积极参与,认真填写每一个词牌。三个春秋过去,我对词和词学有了由浅入深地理解,并敢于挑战填词技巧,对昔日的自己有了那么一丁点不言自明的突破。

《诗余小辑》到手,本是自己的作品,却如初见,疑惑是久别重逢,我迫不及待地打开,仅目录就整齐排列9个页码,155个词牌,分别有155个标题,顺顺地往下看,每一个标题都是那般亲切,都是我生活中的这样那样的亲历和感慨。

放不下了,将这155首词碾碎、嚼烂、消化、回味,我的词作和诗作及散文,同一个特色,那就是将自己的情感带入每一首有着乐感的词作,仅看文字,就如作者,举一首小令《南歌子·假日》,蕴含着快乐的心情:

况是儿孙引,正逢翁婿闲。追花撵草望溪滩,疑在画中移步欲成仙。

日暮车行色,微凉散醉颜。酒香茶研口中鲜,惹得老身情至拨琴弦。

再举一首小令《风流子·蕾怡阁》,陶然自得了:

汾阳蜗居幽静,明月和风清影。山水画,圣贤书,尤是阁中恭请。奇境,新颖,常引老身憧憬。

我喜欢作家蒋殊的散文集《阳光下的蜀葵》,有感慨,分别用“醉花间”“玉蝴蝶”和“卜算子”三个词牌填三首词,我发给她,对她说,我在自我陶醉,她也醉了,为啥醉呢?不就是写蜀葵花吗?

比如《卜算子·再读〈阳光下的蜀葵〉》:

繁花压柔枝,蝴蝶翩翩过。神韵婷婷顺骄阳,坚韧温如火。

为何念乡愁,魂梦情牵我。那道山梁渐近时,泪点须史破。

我填完这首词,泪点落键盘。我的乡愁借用了她的蜀葵流露出来了。于是,她在微信上授予我“最好的读者”之称号。

这些年来,我不断向山西诗词学会退下来的老会长时新老师学习做学问。有一天,他填了一首词《永遇乐·八十正是读书时》,我被感动,就填一首词《骤雨打新荷·学习时新老师〈永遇乐·八十正是读书时〉有感》:

学者时新,对星空浩叹,回首人生。与书为伴,博得九州情。学海无边满溢,广交友、舟中求静。乐乐乐,故斜阳已近,鹤发相迎。

乐公养身独到,久身累万卷,心底澄明。醉人文卷,皆是认知行。八十还常泼墨,是贤范、我随其耕。也奋起,扬帆自欣,听水流声。

我将我写时新老师的三首词发给他,一个小时过后,他填一首《烛影摇红·和小云赠词》,他是用情写的,在有限的文字里,融入了我们在高山流水间的文学交往,我被我和时新老师的词作感动了。

填词大学堂到了后期,发展到长调,一首词,能有上百字,我觉得这些长调好,好在可以涉猎更大一些题材的作品。我用“破阵子”词牌,写捧读父亲诗词稿有感;用“粉蝶儿”词牌,写老伴帮我抄书稿;用“暮山溪”词牌,写我自己的老来风味;用“促拍满路花”词牌,写家父与冈夫先生的诗文交流;用“水调歌头”词牌,写整理父亲诗词稿有感;用“念奴娇”词牌,写填词大学堂填词三载有感;用“渡江云”词牌,贺武正国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诗词书法联袂展;用“沁园春”词牌,写杏花诗社成立15周年之感慨……

几乎每一首词,我都会从小处入笔,写出大题材。我暗自为自己的进步庆幸。如果没有填词大学堂这个平台,我能这样自如地用词的形式,表达出我的所想所感吗?

感谢填词大学堂,真是学堂三载,久沉浸,如若耘田情趣。流淌在音律之中,悠然回望,满庭花艳。